

同一代归侨心路历程的缩影

——读茂荣大作有感

(千仞)

很荣幸能在这隆重的首发研讨会上发言。为什么选上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就是：我是今天的主角之一张茂荣的老同学。我对他的人生经历，他两本书的内容，所涉及的时间，地点，人情风物，我想，除了他的亲属，我应该是比在座诸位更为熟悉，更感亲切的了。

我与茂荣可说是总角之交，我比他大一岁，1947年的秋季，十二三岁的年龄，我们同时进入雅加达的巴城中学就读初中一年级（巴城就是巴达维亚，当时印尼还在进行独立战争，雅加达仍叫旧称巴达维亚），同班，他属猪，我属狗，算是“猪朋狗友”吧，从初中至今，我们结下了长达69年的真挚情谊。69年，意味着：当年出生的婴儿，于今已是69岁的长者。

我们同样出生于荷兰殖民时代的印尼，待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登陆占领印尼前，当地出现了短暂无政府状态，他家被暴徒抢光，我家也一样，厚厚的门板上事后还留下斧头砍凿留下的一长条空洞。他们举家逃难到雅加达，曾暂住八帝贯的巴黎旅馆，隔壁就是“八帝贯中华会馆学校”，是印尼华侨于1901年创办的第一件华校，简称“八华”，而巴黎旅馆与八华，与我家近在咫尺，是我几乎天天要经过的地方。

随后他当了报童，沿街叫卖报纸，我也为了补贴家用，由父母指派，在家门口摆卖起小吃摊，（我把它命名为“小小摊”），卖 asinan，也就是《韶华纪事》第五系列《雅加达小吃》里写到的盐浸果菜。茂荣在《韶华纪事》里提及不少雅加达的街道地名，从唐人街中心班芝兰向周围辐射开去，什么五脚桥，草埔，大南门，小南门，大公司，阿森加等等，都是我所熟悉的地带；他书中提到的书局，酒家，饮冰室，中西药房，南北食品点，也都是我耳熟能详的，闭着眼都能画出它们的地理位置；

他钟情的印尼小吃 nasiuduk, longtong, ketupat, tempe goreng, 等等，也是我当年为之垂涎欲滴的极品佳肴；当茂荣卖报之余，在班芝兰街头驻足观看山东大汉以表演小杂技小魔术与硬功招徕观众，推销“秘制丹膏丸散”的时候，也许我就蹲坐在他对面，一样当了热情小观众在捧场。

茂荣曾用了近两页的篇幅生动描述了印尼风筝的特点以及儿时放风筝的情趣，殊不知我在旧作《红溪，在我心中流过》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文字，我与游伴们一样，倾注了全部感情，仰起头，张开嘴，观赏它们在碧空中浮动，扭腰肢，翻筋斗，或是相互缠绕扯斗……

在巴中，我们共同度过了六年的中学生活，1953年，同时高中毕业。

茂荣在他的两本回忆录中，不时深情怀念中学师长刘耀曾、吴世璜、温鸿琳、刘宏谦、杨庆贤、彭仲良等先辈，他们，也都是教过我的永世难忘的恩师。

我与茂荣同是梅县客家人，家里讲的是地道正宗客家话，自幼受到客家文化的哺育；他曾经在书中叙述兄弟姐妹在梅州蕉岭探寻母亲的根；我也是，我们是到闽西的永定侨乡查访，终于确定了外祖父的世系，搞清楚来龙去脉，了却了自幼就丧失双亲的亡母的心愿。

此外，我与茂荣还有“大三同”：

其一：我们高中毕业后，都留在雅加达工作了四年才回国。1957年6月19日，我们同乘芝万宜轮北返，给编在同一小组，在大舱里席地而眠，饱受整十天的风浪颠簸；

其二：我们同在1958年考上大学，只是一在北京，一在上海，一个学文，一个学理，毕业后同样从事教学工作；

其三：1980年3月和5月，我们怀着迷茫、惶惑、失落、痛苦的心情，挈妇将雏，前后脚逆向重新跨过罗湖桥，从零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目前，我们定居香港的同届中学校友还有40人左右，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都要聚会饮茶，这惯例也已经延续了30个年头了。当然，老伙伴是日渐衰老，日渐凋零了。

正因为有这渊源，我读着茂荣的两本回忆录散文集，感同身受，强烈共鸣，我与茂荣实在有太多相同相似的人生经历与甜酸苦辣的感悟体验。有时甚至会产生错觉：他是在为我而写。心想，那本《韶华纪事》稍作修改，应该也可以冒充为我的著述吧？——当然，从68页至71页有关他与当年的初恋情人、现在的夫人黄彩英互诉肺腑、情意缠绵，依依难舍的那些荡气回肠的情节，就不敢掠美，是非删不可的了。我虽比茂荣痴长一岁，但在谈恋爱本事方面，却比他差了一大截。他是情场高手，一次搞定，缘定终身，而我却是屡遭挫折，坎坷崎岖。

以上是我发言的第一部分：读茂荣回忆录，深有代入感。

※ ※ ※

下面想谈谈：他的大作，是同一代归侨心路历程的缩影。

作为归侨群体中的个体，张茂荣自有他本身的特点个性，有他独特的人事交往，人生轨迹；但是结合了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放在大的框架内，他讲述的故事却又带有普遍性和共性，生动地提供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见证。在当下提倡抢救史料、书写《中国归侨史》的呼声中，茂荣及时交出了两本出色的精彩的样板。

我们同一代的归侨，童年时代都知道有打日本鬼的“抗日战争”，有的还背过钱箱，在街头募捐；都曾生活在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东南亚的恶劣环境中；之后，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退守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华人沉浸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激情之中，华侨青年掀起回国热潮，一心要“献身祖国伟大事业”，抱负不凡；随着印尼独立，中印建交，当地也曾经有过十余年短暂的华印和谐；但很快，印尼在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中掀起反华排华的逆浪，华侨青年有的由于家庭经济等原因，忍辱负重，

无奈留在当地艰难求存，而也有一部分华侨青年乘坐接侨船，主动或被动地回到祖国；而台湾，当时是被不屑一顾的。

可惜可叹，回国之后呢，那远大的抱负逐渐幻灭了，那色彩斑斓的理想慢慢地褪色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反右，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归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吹牛浮夸风泛滥，以致造成物资缺乏，民不聊生，经济凋敝，迎来三年的困难时期；好不容易刚刚缓过气来，又有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彭大将军彭德怀；而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更紧接着铺天盖地地席卷神州。广大归侨长时期戴着“海外关系”的紧箍咒饱受歧视，打入另册，有的更直接遭到迫害打击……

终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许多归侨黯然离开大陆，多数人滞留港澳至今。

幸运的是，茂荣适逢机遇，更凭着扎实的专业知识，很快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洪流之中，与拜耳同行二十二年，以香港同胞的身份重返上海，为引进外资，带进先进技术和管方法以及跨国营运的理念和实践，促进祖国的经济繁荣，作出了优异的贡献。

茂荣勤奋好学，学贯中西，文理兼通，才华横溢，善于独立思考和敏锐地接受新鲜事物，多次为公司解决疑难。他一步一步坚实地走了过来。细读《蓦然回首》第6章《攻克语言关》，就可知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语言突破了。二十多年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也随着语言的突破一起复苏，成为在拜耳公司立足之本，在香港求生的手段。”

与此同时，还留在大陆的归侨也赶上改革开放好时机，得以继续奉献余力，大都事业有成。而定居港澳的归侨，抛开个人恩怨，又是最早拥护改革开放，掀起投资潮的急先锋，是连接中国和他们原居留国的友谊和贸易的桥梁，今天又成为爱港爱国，反占中，反港独的中坚力量。他们说：“为什么我们眼里常常含着热泪，因为我们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张茂荣，就是其中的一员。

可贵的是，茂荣退休之后，他没有消沉，而是很快调整了失落惆怅的心态，与时俱进，在印尼研究学社找到了可以继续驰骋的广阔天地，为研究生于斯长于斯的印尼，为促进中印友好继续发光发热。

两本著作加上一本译作，概括了张茂荣八十年的回忆，这，既是他走过来的人生道路，也就是同代归侨心路历程的缩影。

白居易有两句诗，正好相赠茂荣老弟：“勿叹韶华子，俄成皤叟仙”——不需感叹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转瞬间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仙翁。退休前夕，茂荣曾经自问：此生无悔乎？此生无愧乎？（见《蓦然回首》173页）作为老同窗，老友记，我认为回顾前尘，总结个人历史，茂荣应该是：不忘初心，无悔今生，无愧今生。他是同代归侨中的佼佼者。“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茂荣的作品也具有这样的价值和意义。

※ ※ ※

下面，想再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谈点看法。

毋庸讳言，不是每位归侨都像茂荣一样，得以充分发挥专业知识，学以致用而一展抱负的。不少人因此会产生“此生虚度”的怅惘而郁郁寡欢。我并不赞同这种情绪心态。我倒主张应该解脱开来，化消极为积极。我总觉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整整三十年，我们广大归侨与全国人民一道，通过漫长而痛苦的实践，由当初的狂热，到中期的惶惑，再到后期的理性彻悟，汇入了全党全民族的大觉醒：再也不能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贫穷落后决不是社会主义！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这个最最根本的原则上来。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后的确连连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但是这个党也大彻大悟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中共自己提出来的，中央还以决议的形式全面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明确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实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还想起了当年邓小平带着四川口音说的一句话：“不搞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这个深刻的结论，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的痛苦实践和经验教训换取的，其中，也包括了广大归侨付出的血泪牺牲的代价。如果这么想，那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一生就没有白过。归侨这一特殊群体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在总结历史，创造历史，在谱写新篇。

改革开放凝聚着几代人探索实践的智慧 and 心血，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追求国家独立富强的理想和夙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一穷二白”已经为“繁荣富强”所取代，“中国奇迹”、“中国方案”备受世人关注，这些成就是任何人都无法质疑的。就拿茂荣书中多次提到的上海浦东而言，一块弹丸之地，就烙印上了改革、开放、试验三个标签，激发出巨大活力。上海自贸区的飞速发展，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生动样板。

就在今天清晨，七点三十分，神州十一号发射成功，两位航天员计划在轨飞行 33 天。“超英赶美”的口号已成铁板钉钉的现实。

当然，改革开放也造成不少负面的问题，如贫富不均，贪腐泛滥，社会道德滑坡，等等；但要看总体，看主流，负面的东西总归会也正在逐步解决，历史的趋势浩浩荡荡，是不可阻挡的。

现在，有一股否定一切的思潮在影响一些人。举例说，网上就有人宣扬说，我们当初归国是上当受骗了，是受了雅加达《生活报》思维的影响；请看有关原文：

“当年，我们就看不惯，更听不进那个《天声（报）》，而只迷信那个《生活（报）》。结果就是后来走了人生不可逆转的曲折道路。现在在印尼也还有什么《印华》《国际》之类的东西，那

是现代版的《生活》。”

“说个让某些人不爱听的话：如果不能从《生活报》的阴影下解脱自己，连人都不是。”

“像《印华日报》《国际日报》之类的报刊，还是早关闭为好。早晚是要惹出事情来。《生活报》《新报》不是经验，是教训。”

很明显，这种言论是割断了、抽离了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而发的言论，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

《生活报》作为 20 世纪 40 至 60 年代印尼华侨社会的喉舌，代表了广大印尼华侨华人的根本利益。《生活报》是顺应时代需要的产物，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时代潮流的方向。它的出现既有其偶然性，更包含了必然性的方面。即使没有《生活报》，也会出现同样立场观点的另一报刊。一笔抹杀《生活报》的历史功绩，甚至认为《生活报》误导了青年，这是很轻率的、极不严肃的论断。

把现在印尼的华文报纸《印华日报》《国际日报》与半个世纪前的《新报》《生活报》划上等号，把不同质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甚至主张现行的印尼华文报章自行毁灭，自行了断，不待极右势力动手，就更是荒谬绝伦，不值一驳。

借此机会，提出以上思潮现象，希望在座诸位一起注意与深刻思考。

我的发言就到此带住。

谢谢。